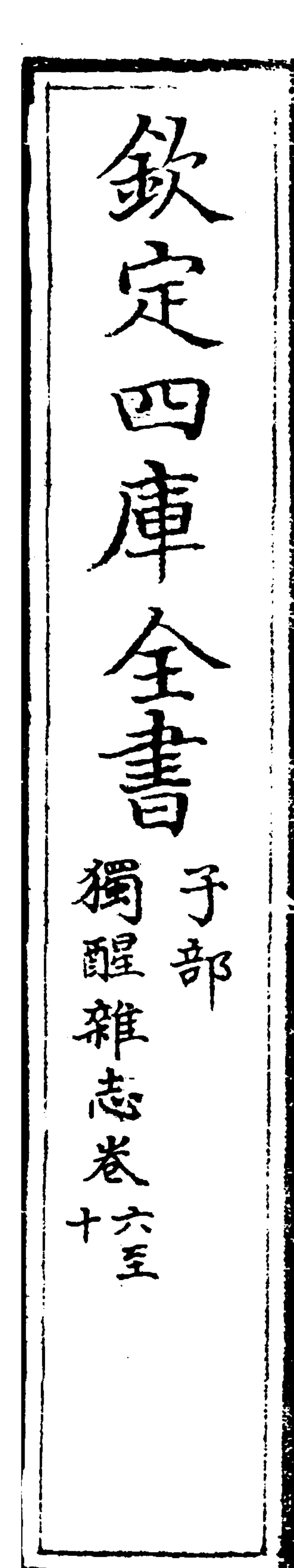
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獨醒雜志卷六至十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邱文愷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倉聖脉

校對官監丞臣張曾炳

謄録監生臣錢雋選

獨醒雜志卷六

宋　曾敏行　撰

胡邦衡春秋之學受教於蕭子荆子荆名楚廬陵人紹聖間貢於鄉不第因留太學時方尚詞賦子荆獨崇經術尤深於春秋從其學者常百餘人會蔡京當國黜春秋之學子荆慨然引還移書謂馮澥曰蔡氏廢麟經忘尊王之義矣是將為宋王莽吾不願仕澥得書不敢答澥亦嘗受春秋大義邦衡擢進士甲科而歸子荆尚無

恙謂邦衡曰學者非但拾一科而止身可殺學不可辱無禍吾春秋子荆建炎四年卒以未嘗娶故無子門人私謚曰清節先生有春秋經辯行於廬陵

曽外祖嚴府君顥舉進士皇祐方平治時四為縣宰所居稱職廉介自持不求聞達祖母為余言府君為惠州河源令三年餘祿不足以養而絲毫無擾於吏民罷歸人惜其去爭餞以海錯舟行十里餘家人發缶得黄金以告府君亟命掩缶呂餽者還之其清謹視古廉吏㫖

名不聞於太史氏云
米元章以書名而詞章亦豪放不羣東坡嘗言自海南歸舟中聞諸子誦其所作古賦始恨知之之晚徽宗朝以廷臣論薦除太常博士時内史吳拭行詞多所褒獎元章喜作詩以謝之其末章有云中閒有一蕭閒伯學道登仙初應格朝元明日拜五光玉皇應怪鬚眉白蓋自謂也未入謝言者謂其傾邪險怪詭詐不近人情人謂之顛不可以登朝籍命遂寢元章大不平即上章政

府訴具事以為在官十五任薦者四五十人此豈顛者之所能竟不報後四年始得名復歸班元章喜服唐衣冠寛袖博帶人多怪之又有潔疾器用不肯令人執持嘗衣冠出謁帽簷髙不可以乗肩輿乃徹其蓋見者莫不驚笑所為類多如此

東坡謫嶺南元符末始北還舟次新淦時人方礎石為橋聞東坡之至父老兒童二三千人聚立舟側請名其橋東坡將登舟謁縣宰人衆填滿不容出遂就舟中書

惠政橋字與之邑人始退然然字畫差褊小不似晚年所書蓋當時倉猝迫促而然爾

范忠宣公居於永太守觀望時政與公相忘歲時亦不加禮建中靖國初朝廷將起公遣中使宣賜茶藥問勞甚至官吏遂生新敬及公將行皆出送於四五十里外公辭之不可乃一一延見慰藉有加或進謂公曰時事一變朝廷將復用公矣公謝曰某罪大責薄蒙恩內徙若得正首丘幸矣他非所願也言者慚謝而退

永豐董體仁德元少年魁鄉舉士林中亦知名後累試
禮部不第流落困躓竟就特奏名補文學初任道州寧
遠簿尚待次具生徒富家劉氏子邀與俱試漕司復預
薦試禮部合格廷對遂為天下第一遣書報其家人有
詩云御筆題封墨未乾君恩重許拜金鑾故鄉若問登
科事便是當初老榜官廬陵之俗謂特奏名為老榜初
體仁既預漕舉謁一達官于東上之費達官語坐客有
老榜之語體仁頗不能平故其詩及之時紹興戊辰體

仁年五十三矣秦丞相當國雅器重之援引登朝不十年參知政事秦相死體仁以言章罷歸於廬陵

文潞公汾州人年九十二歷事四朝歷二府七換節鉞位將相五十餘年平章事四十二年歷任侍中司空司徒太保太尉再知秦州大名永興五判河南府兩以太師致仕為本朝名臣福祿之冠

李布夢祥言成都合江園乃孟蜀故苑在成都西南十五六里外芳華樓前後植梅極多故事臘月賞宴其中

曾界巡檢營具側花時日以報府至開及五分府坐領監司來燕游人亦競集有兩大樹夭矯若龍相傳謂之梅龍余嘗聞山陰有古梅極低矮一枝纔三四花枝幹皆苔蘚每一窠至都下貴家爭取之又有小為貴者梅花見重於世蓋多寡小大皆有風韻耳

江彦明吉之永新人喜作詩事母極孝母嘗有疾彦明攜筆硯坐床下進藥之餘吟詩自遣遂以詩名嘗記其晚春詩云鬬草事空猶昨日惜花心在又明年詞意婉

美如此新淦人余師郝與彥明相友善俱有詩聲酬唱甚多師郝有詩云𠮟月子規喉舌冷宿花蝴蝶夢魂香尤為彥明所稱賞彥明名暐崇觀間吉守嘗以八行薦於朝不報自號轑陽居士師郝名處俊登建炎龍飛乙科不及禄而卒人甚惜之二人詩今多傳於江西

俞師郝嘗因重九日賦長短句云殘蟬斷鴈政西風蕭索夕陽流水落木無邊幽眺處雲擁登山屐齒歲月如馳古今同夢惟有悲歡異緑尊空對故人相望千里追

念淮海當年五雲行殿咫尺天顔喜清曉臚傳仙仗裏衣染玉龍香細今日天涯黄花零亂滿眼重陽淚艱難多病入廣陵無奈秋思詞既出邑人爭歌之或曰詞固佳然其言太酸辛何故師郝明年竟卒其登科時在維揚以重九日唱名故詞及之

先君官零陵山谷之從弟吏部叔豹為守政事有體識度甚高過僚屬嚴重先君從之踰年一日袖出薦章具詞云檢身清慎率職公勤時一同僚廹于代滿望公合

荐而公不與先君願推以授之公曰君之舉則可推以及人而吾之舉辭不可妄以許人其相知如此

魚知丙穴燕避戊方丙穴左太沖賦所謂嘉魚出於丙穴杜詩云魚知丙穴由來美是也賦注云丙地名在漢中沔陽縣北有魚穴二所嘗以三八月取之鄙善長云丙穴之魚不獨漢中有之栢枝山有丙穴方數丈常有嘉魚或以為魚以丙日出穴非也魚何能擇日出入耶戊方則所謂燕避戊己鵲避太歳是也

清江孔端中三孔之族也紹興間為淳安令邑近行都凡邑之舟皆自託於貴要其肯應公家之漕者僅得一舟耳端中集而喻之曰凡為貴家之舟者勿役第貴家慮有不時之用當謹伺之輒以他運則有罪名其一舟之肯應公家者假以資費俾多造舟令於衆曰商賈往來惟許用某人之舟令一下舟人爭願聽役自是貴要護舟之撓自戢其為政多此類時譽翕然都下酒家至為之語曰酒似淳安知縣徹底清語達上聽名見與郡

未幾而卒嘗記南史顧憲之為建康令有清政都人飲
酒醇旨輙號顧建康與端中事相似
尹商老博聞强記與先君同仕湘中以鄉里故相友善
靖康之難商老以江華令同部民兵勤王至淮偕謁提
舉曾吉甫吉甫因出示關報先君欲假以付吏繕錄商
老耳語曰吾已識之不用錄也迨至館索筆為書數百
言不遺一字其登第時年甚少復中法科繼聞以法科
進者不大拜悔之不受省劄嘗宰一二壯縣皆有能稱

在新喻時每治事聽吏民坐兩廡縱觀逋疑滯訟剖析如流廡下之人撫掌稱贊然性狷介寡與少合人罕知之者仕止於倅商老名躬永新人

番陽董氏藏懷素草書千文一卷蓋江南李主之物也建炎己酉董公逌從駕在維揚適北兵至逌盡棄所有金帛惟袖千文南渡其子弅尤極珍藏一日朱丞相奏事畢上顧謂曰聞懷素千文真蹟在董弅處卿可令進來丞相諭旨弅遂以進

趙君眖為吉水宰清澹醇古有古循吏風百姓呼為趙佛子方贛卒之擾王師出征往返皆道其境供億不周而卒將聞其為人無所需求而去其母卒於官貧無以殮囊中之帛不能具一衣郡守遺金十兩以為歸資君眖謀之婦婦曰君所受金才十兩他日郡帑之籍數寧止是君奈何冒其名遂卻不受後得舊俸百餘千乃歸道茶陵為盜所邀君眖曰我無他物僅有銀數兩以獻幸容我護喪歸葬盜熟視之驚曰乃趙軍使耶羅拜謝

罪且曰我輩知軍使名前有他盜恐終不免送之出其境君旣往嘗宰茶陵其所至能感人如此君旣名錫吉水有南華院者在山谷之窮絕處山行可十里院傍石溪冬夏潺湲溪中皆巨石方流圓折宛然曲水流觴之勝石上有履痕土人呼為仙人跡院有白雲堂在最高處劉偉明未達時館於山前之富家亦嘗寓書劍於此堂有二詩曰紫翠浮浮奪晚昏生涯谷汲與松焚客塵一點自應少終日到門惟白雲又曰野興由來愜杖

黎層巒影裏見翬飛虛堂一炷起凝碧化作九天雲染衣老僧云元題字壁間幼嘗見之兵火之後始失去矣今寺僧於堂之坎建閣牓曰浮翠閣之下為堂曰雲到蓋摘其詩語也

玉笥山舊多隱君子皆梁宋以來避亂者也最著者孔丘明杜曇雲永蕭子雲皆當時禁從其居今悉為宮觀山谷詩曰郁木坑頭春鳥呼雲迷帝子在時居風流掃地無人問惟有寒藤學草書即題蕭子雲宅也子雲善草

書其題郁木洞詩云伐我萬古石紀我千載名欲知古人處白雲中相尋又詩云千載雲霞一逕通暖烟遲日鎖溶溶烏啼春晝桃花折獨步溪頭採碧茸山谷之詩本此此山幽深盤曲延袤百餘里泉石水竹之勝槩固無恙道宮雖環據而其流又役於衣食不能標白之多為蓬藋凡礫之場亦可惜也

王德升名宗新淦人困躓場屋遂入玉笥山依道士潘與齡獨居白雲齋十餘年予聞其名久矣因與諸子入

山脩醺德升來相訪時年六十餘談詩論理亹亹不倦予問居山久何所述答以止作絶句紀王筍之勝因得其一編其磐山道中詩曰濺石韻寒泉依稀言語處回頭覺無人又上前溪去又山樵詩曰山樵竹裏居略彴纔堪度落日澹平疇牛羊點寒莫莫語意蕭散皆此類非遠外聲利者不能也

康伯可與之題慧力寺松風亭六言云天涯芳草盡綠路傍柳絮爭飛啼鳥一聲春晚落花滿地人歸予嘗以

語王德升德升曰造語固佳尚有病如芳草柳絮未經點化啼鳥一聲落花滿地幾乎犯重不如各更一字作煙草風絮幽鳥殘花則一詩無可議者

紹興中有於吳江長橋上題水調歌頭云平生太湖上來往幾經過如今重到何事愁與水雲多擬把匣中長劔換取扁舟一葉歸去老漁蓑銀艾非吾事丘壑謾蹉跎鱠新鱸斟碧酒起悲歌太平生長不謂今日識兵戈欲捲三江雪浪静洗紅塵千里不用挽天河回首望霄

漢雙淚墮清波不題姓氏後具詞傳入禁中命詢訪其人甚力秦丞相乃請降黃榜招之其人竟不至或曰隱者也自謂銀艾非吾事可見其泥塗軒冕之意秦丞相請招以黃榜非求之乃拒之也

張子韶廷對時欲寫至暨刁閘於齊而齊亂伊戾閘於宋而宋危等語諸璫在殿下者來竊窺之子韶捲卷正色謂曰方欲言諸君幸勿觀也皆慚恚而退

子韶入論劉豫事云彼劉豫者何為者也素無勲德殊

乏聲稱天下徒見其背叛君親委身敵人耳黠雛經營
有同兒戲何足慮哉間諜得之傳以示豫豫大不平嘗
其左右出其文令榜於汴京通衢名刺客欲刺子韶或
人以告子韶未嘗為之動其事達上聽他日子韶陛對
上語之曰劉豫榜卿廷策謀以致害非卿有守豈能獨
立不懼乎襃嘉久之
羅欽若李東尹與胡邦衡同在學舍甚相得他日同就
試欽若見邦衡試卷問曰此欲何為邦衡曰覓官也欽

若因撫邦衡背指示卷中一諱字謂曰與汝一官邦衡攺之是榜遂中選故邦衡有啟謝欽若具述與一官之語胡公既為侍從東尹亦仕至中大夫欽若止正郎嘗謂余曰頃在學舍偶乏僕供庖同舍不免自執烹飪邦衡能操刀東尹能和麵某無能但然火而已今之官職小大已定於此欽若名棐恭東尹名孝恭

世傳燒煉點化之術有乾汞死朱砂雌雄黃硫黃之法因鑿為金銀誣誕欺人者甚多然不可謂無術余族祖

少嘗好之挾是伎者日至卒不能得其傳資用以此而匱而好之未厭也一日遣一僕入城市水銀道遇一客亦舊常至其家者呼僕來前問其主翁之無恙且問所攜何物對曰市水銀歸也客開壺撚少土投之笑遣僕曰為我謝主翁水銀若容易乾得無處着錢矣僕歸以告族祖悃然視壺中水銀則皆凝而為銀矣自是始悟不復留意

獨醒雜志卷六

獨醒雜志卷七

宋 曾敏行 撰

南豐之曾曰鞏曰牟曰宰曰布曰肇章貢之曾曰弼曰懋曰班曰開曰幾皆以伯仲取科第致位通顯南豐之最著者子固子開而子宣遂登相位章貢之最著者叔夏天猷若吉甫雖晚遇亦終次對此二族蓋甲於江西也泉南之曾自丞相魯公一傳而有樞密孝寛再傳而為秘監誠三傳而為今丞相懷又曾氏之最著者也按

千姓篇曾氏望出廬陵自孔門點參元西之後至漢纔有尚書郎偉一人耳而江西之曾居廬陵尤多散在諸邑若太和若安福若何原若松江若睦陂派别枝分不可盡紀予家在吉水蓋自為一族六世之祖幼孤莫知族系之所自獨相傳以為自金陵而宜春而吉水而已江南龍君章野史列傳曾氏有諱崇範者廬陵人獻書李唐遂家金陵李氏歸朝而其子乃以喪歸則知曾氏自金陵歸廬陵初非自金陵徙廬陵也予家有墳墓在

贛之寧都疑與章貢之族通而自南豐來言者以為吉
贛撫三郡本江西之一族亦未見譜牒莫可推尋然廬
陵之族諱乾度者在本朝首舉進士終于卿監其諸族
相繼登科無慮數十人視章貢南豐終無顯者睦陂之
族如晦運幹諱彥明登宣和甲辰乙科與諸父相弟凡
嘗言尚書之後歷及唐五六百年曽氏無聞人而本朝
居相位登禁從者如是葢本朝以火德興曽氏以火音
合言雖附會未為無驗也

涪陵譙定字天授幼學釋氏伊川之貶涪也始盡棄其學而學焉伊川教以中庸諸書多有穎悟後伊川得歸天授送至洛中而返靖炎間兵戈擾攘天授尚無恙一日忽棄家隱于青城山莫知所終方士為余言今或有見之山中者不知天授之年又幾何矣伊川嘗謂道家白日飛昇之類則無若山林間保形練氣以延年益壽則有之審如是則天授誠不死矣

許知可嘗夢有客來謁知可延見坐定客問知可曰汝

平生可知恨乎知可曰我恨有三父母之死皆爲醫者所誤令不及致菽水之養一也自束髮讀書而今年踰五十不得一官以立門戶二也後嗣未立三也其人又曰亦有功於人乎知可曰某幼失怙恃以鄉無良醫某既長立因刻意方書期以活人建炎初眞州城中疾癘大作某不以貧賤家至戶到察脉觀色給藥付之其間有無歸者某與寘于家親爲療治似有微功人頗相傳其人曰天政以此將命汝官及與汝子若父母則不可

見矣因復取書一通示之知可畧記其間語曰藥市收功陳樓間阻殿上呼盧喝六作五既覺異其事而不知其何祥也紹興二年策進士第六陞作五乃在陳祖言樓材之間其年仍舉子始知夢中之言無不合知可名叔微真州人有普濟本事方今行于世

祥符中汀人王捷有燒金之術因曽繪以見劉承珪承珪薦之王冀公遂得名見時人謂之王燒金捷能使人隨所思想一一有見人故惑之大抵皆南法以野狐涎

與人食而如此其法以肉置小口罌中埋之野外狐見而欲食喙不得入饞涎流墮罌內漬入肉中乃取其肉曝爲脯末而置人飲食間又聞以狐涎和水頮面即照見頭目變爲異形令江鄉喫菜事魔者多有此術

紹興六師皆果毅忠勇視古名將岳公飛獨後出而一時名聲幾冠諸公身死之日武昌之屯至十萬九百人皆一可以當百余嘗訪其士卒以爲勤惰必分功過有別故能得人心異時嘗見其提兵征贛之固石洞軍行

之地秋毫無擾至今父老語其名輙感泣焉葢其每駐軍必自從十數騎周遭巡歴惟恐有一不如紀律者時裨將楊貴怒一卒擅離隊伍遂竄而尸之卒尚未死飛見之問其故以為不應死顧左右求其生不可則絶之而解衣以殮焉名貴詰曰擅離隊伍罪未至是汝當以死償之貴皇懼不敢對諸將羅拜祈免乃已猶以豫章境上有逋逃者責使招降焉不然復其罪貴後能致其人降始獲免

方臘之變經制使陳公亨伯館先君於幕府時洪尚書先弼以南京國子博士被檄主饟事因與定交先君與尚書同年同月生故極友善冠平論功先君補初官尚書遷京秩後更兵戈音問寖踈先君既勤王而歸即掃軌朝市尚書亦以使事見執於絶域者累年而後歸卒莫能申叙先君每切恨歎

方臘家有漆林之饒時蘇杭置造作局歲下州縣徵漆千萬斤官吏科率無藝臘又為里胥縣令不許其雇募

臘數被困辱因不勝其憤聚衆作亂先誘殺縣令兵吏無與抗者遂陷睦州江浙亡命相率從之衆至數十萬是時天下晏安久州縣士卒皆不習于兵望風奔潰臘聲勢益張復陷婺歙等州乃入錢塘觀燈飲犒連日因遣人發掘蔡氏父祖墳墓露其骸骨加以唾罵王師既至相拒累月不能少挫其鋒後臘以食少人衆勢稍窘促遂獨從千餘人入剡溪洞死拒不出童貫不能誰何乃命部將偽為朝廷招降者誘之以官既出則縶之父

子皆檻送京師戮死于市餘黨遂平初臘之入杭也有
太學生呂將者為之畫策以為不如直據金陵因傳檄
盡下東南郡縣收其稅賦先立根本徐議攻取之計可
以為百世之業若止於屠略城邑是乃盜爾臘不以為
然曰吾家本中產無他意第州縣徵斂無度故起兵顧
得賊臣而甘心耳先君嘗謂天下無叛民其或至于此
者必有所不得已也
童貫之討方臘也盡檄東南諸路兵凡數十萬貫獨總

之既累月無功朝廷頗加督責貫懼無以為計乃出令與賊戰而不能生獲者許斬首以獻亦議推賞輒欺者抵罪諸軍自後每出戰或夜刼賊寨凡力所能加者皆殺之以其首來貫即授賞不問其是賊與否也軍士因大為欺因偶出遇往來人亦皆殺之因告其主將曰道逢賊衆因與鬬敵遂斬其首主將縱知其非亦不敢言陳公亨伯嘗見貫謂曰聞諸軍每戰多殺平民要須禁止貫不聽既而臘招降餘黨潰散軍士追奔或入民居

全家殺之以其首獻貫欲張大其功亦不問也
靖康改元冬十一月金人渡河朝廷下詔應天下方鎮
郡縣各率師募衆勤王扞邊湖南帥郭公三益獨起民
兵命縣宰各統所部犒勞甚厚時先君為永州東安簿
零陵令丞不任事郡守貳以先君易之會有是舉守以
屬先君或勸曰邑固有令君獨何為先君揮之曰此豈
臣子辭難之時即日治兵以行部署整肅一路莫能及
既至淮甸聞京城失守蔡亳有叛卒肆剽于道路兵至

是多引歸先君獨與二三公勒兵趨南京時光堯未即尊位留守乃朱丞相勝非其時官吏多逃散朝班無幾兵表勸進乃築壇于州治儀門外東南隅上登壇受寶北向痛哭班立者無不感泣越日乃命勤王師罷歸官吏各推賞有差先君謂是行也勤勞有之功效則亡豈恐受賞既以兵歸零陵尚餘犒賞銀千兩悉上送官自舉兵至訖事文移數篋崎嶇兵火毀失殆盡僅存印歷至勤王事止見之差出條耳

衣冠南渡劉發運寧止來自真州治所舟行至新淦適遇敵騎一時行舟皆為所焚發運僅以身脫顧無所歸問之鄉之長者得外大父劉公儀仲徒步歸之外大父因授館且為收其散亡得一婢子衣槖三四吏卒十數舟焚餘其底尚得錢數百千時方㑹擾雖山谷間一日亦四五驚卒有長吁于外者劉聞之詰曰天步方艱吾身不敢自愛爾曹乃嗟怨耶立命斬之先君時留外氏因與游處先君少為治亂之學當崇觀間以策干當路

輙不受逮浙江盜作諸公方思碩畫由是勉出為世用而志已倦游矣劉一見先君以為偉人語及零陵勤王始末歎曰世不無義士顧勇於義如君者人所未知耳邀與俱趨章貢隆祐在所先君辭以久出遠歸不忍復去親旁臨分謂先君曰觀君不樂仕進殆將隱矣後會無期因以驪裘識别而去先君既不復出而劉後為吏部侍郎不久亦罷卒不復相聞

張孝純守太原金人攻城甚力孝純遣蠟丸求救者凡

十有八朝廷初遣种師中往援師中兵敗于榆次復欲命李公伯紀為宣撫師師救之伯紀辭以不知兵朝廷不許御史陳過庭率其屬陳公甫等言曰李綱儒者不習軍旅若師出再衂則太原失守遺憂近甸禍實不測非計之善也疏亦不報既而解潛等果失利孝純以糧盡城陷敵人長驅而來無復後顧矣

胡文定公廷試考官初欲以魁多士繼以其引經皆古義不用王氏說降為第三人為荆南教官與楊龜山中

立交承遂相與講學及為提學官與謝上蔡顯道從游亦厚崇觀間嘗為太學官雖當時禁習元祐學術而公獨留意正蒙諸書與楊謝諸公通問不絶故紹興以來論伊洛之學者胡氏為得其傳而公嘗自謝游楊三公皆義兼師友實尊信之公名安國字康侯有春秋解武夷集行于世

劉尚書美中兄弟終鮮父大中極憐之大觀初貢于鄉將赴南宮試大中令一老僕從行至中塗尚書一夕忽

暴病而死僕驚救甚至越半日未蘇逆旅主人皆勸之具棺斂僕曰我主翁子五六人死亡殆盡今惟此爾若又死則是無天地也且我何面歸見主翁於是以席藉地寘尚書於上坐於其傍曰若是三日而不活則誠死矣越再夕尚書手足復動醫救數日疾平遂入京師次年中進士第

獨醒雜志卷七

獨醒雜志卷八

宋　曾敏行　撰

歐陽在政府日臺官以閨閫誣訕之公上章力乞辨明神宗手詔賜公曰春寒安否前事朕已累次親批出詰問因依從來要卿知又詔曰春暖久不相見安否數日來以言者汚卿以大惡朕曉夕在懷未嘗舒釋故累次批出再三詰問其從來事狀訖無以報前日見卿文字要辨明遂自引過今日以令降出仍出榜朝堂使中外

知其虛妄事理既明人疑亦塞卿直起視事如初毋恤前言又塗去塞字改作釋字宸翰今藏公家

董侍郎敦逸仕于朝招一鄉人在太學者訓其諸子暇日課其習業不加進侍郎責之曰吾年二十八入學甘虀鹽者凡幾載僅得一第令汝若此何以有成耶鄉人曰公言過矣侍郎乃董十郎兒賢郎董侍郎兒其好學之心自不侔矣侍郎之父行第十其人故云

建炎三年偽四太子入金陵府官相率迎降獨通判廬

陵楊公邦義毅然不屈先自書其衣裾曰寧為趙氏鬼不作他邦臣以授其僕曰吾即死矣其大帥有張太師者置酒召公立庭下以紙書死活二字使示公曰無多言欲不降書死字下若歸于我書活字下公視吏有傍簪筆者即奪筆書死字下張知其不可屈命引去又數日因公以見四太子公大罵不絕口四太子怒甚殺之剖其腹取其心明年白其事于朝褒錄死節初贈直秘閣繼又贈次對謚忠襄賜官田官其諸子令立廟于金

陵贈告云懦夫貪生名不稱于没世烈士砥節死有重于泰山汝禀性剛方值時艱危介胄之士望風而速奔城郭之臣蒙耻以求活獨汝能明事君之義抗死節之忠誓不屈于敵庭寧自甘于血刃口不絶詈言不忍聞綽有張御史之風無愧顔常山之節肆頒恩典慟慰忠魂粲然閣直之華昭哉廟食之遠併推寵秩以及遺孤非止往居之榮實是臣工之勸尚祈不昧知享此哉

歐陽全美名珣廬陵人登崇寧進士第靖康初全美調

官京師時金人欲求三鎮全美行次闕山以樂府寄其
內曰鴈字成行角聲悲送無端又作長安夢青衫小帽
這回來安仁兩鬢秋霜重孤館殘燈小樓鐘動馬蹄踏
破前村凍平生牽繫為浮名名垂萬古知何用全美至
京有詔許上封事論禦戎之策全美應詔陳利害時有
九人同名對全美奏曰割地彼亦來不割亦來特遲速
有間令日之策惟有戰耳時宰執有主棄地之議者不
悅即除將作監丞使金竟不復還朝廷錄其節而官其

壻乃從兄叔讓也

叔讓為余言紹興十一年旵客臨安一日有客垢衣破笠若遠至者來同邸即一室閑之遽詣尚書省自言明日召見已而命之官後詢具人姓李名微卻武人是時尚書洪公留絶域得皇太后書遂遣微以蠟丸致之上得書大喜謂侍臣曰朕不得皇太后安問且十五年雖遣使百輩不如此一書遂命微以官尚書公以使命見執於金具間遭罹危辱者屢矣而能伏漢節誓死不變

閶闔萬里遣致皇太后書以寬天子孝思可不為忠乎
李忠愍公若水為大名府元城縣尉日有村民持書一
封公得書讀竟即火之詰其人何所從來對曰夜夢金
甲將軍告某曰汝來日往縣西逢着鐵冠道士索取閣
大王書下與李縣尉既而如夢中所見故不敢隱公以
其事涉詭怪遂縱其人弗治因作絶句記之曰金甲將
軍傳好夢鐵冠道士寄新書我與雲長隔異代翻疑此
事太空虛公初以書付火之時母妻子弟驚訝求觀弗

獲獨見其末曰靖康禍有端公卒踐之之語其後二聖北狩公抗節金營將死而口不絕罵則知天生忠義為神物者已預知其先矣

國家初與金人結好遣馬政自登州泛海而往歸朝廷復選其子擴為使宣和末金人敗盟舉兵入寇擴尚以使事留金後得脫歸未至太原而金人已長驅南下矣擴乃舍使事說童貫願招集忠勇以遏其鋒貫許之擴過真定時劉公韐為帥公以擴屢使于金知其情偽心

頗疑之遂留不遣一日擄潛遣一卒之保州為邏者所
獲劉公益疑而未有所處也公之子子羽謂公曰馬擄
首尾計議邊事不以虛實告朝廷遂使戎馬深入震驚
京師且復潛遣兵士為保心腹不若聲其罪而誅之庶
絕後患公以為然遂召擄立于庭下責其誤國令拽出
斬之擄叫呼不服乃以付獄推治未幾劉公召還金人
陷真定擄得免死
契丹為金人攻擊窮蹙無計蕭后遣其臣韓昉來見童

貫蔡攸于軍中顧除歲幣復結和親且言金人本遠小部落貪婪無厭蠶食旁近五六十國今若大遼不存則必為南朝憂唇亡齒寒不可不慮貫與攸叱出之昉大言于庭曰遼宋結好百年誓書具存汝能欺國獨能欺天耶昉去貫亦不以聞于朝遼既亡金人果背約

靖康初名种師道赴京師才入國門即日引見上殿淵聖起迎之曰朕久望卿来何其遲也塗中跋涉不易師道謝畢上賜坐問曰國步多艱敵人深入卿何以禦之

師道曰兵事難預料容臣登城觀其勢如何却得奏聞
但彼若在三十里外頓砦則難退如逼近則易耳明日
金移軍三十里外師道因得於城上修飭備禦之具金
屢進攻皆却遂結盟解圍而去師道具初所言葢知有
間諜欲誤之爾金人果中其計但禁庭密議不知何從
知也
朝廷之名种師道也使者促之項背相望師道老矣或
勸之弗行師道謂其子曰朝廷近來議論不一吾縱有

謀畫未必得用然世受國恩今而辭難天地且不容我矣遂隨詔使日夜疾馳至闕下畫策以退金人頼少安金兵北還師道請邀擊之李邦彦等不許師道謂何㮚曰敵深入吾地止邀金帛而還彼非惟懼春深死傷士馬蓋慮三鎮之議其後也吾觀彼釁未已今既不用吾計吾不復言然竊料敵必再來要當先為之備也朝廷不聽其冬金人果再犯京師

京師戒嚴金人發礮攻城甚力有獻策欲結索網以障

之其人歸自太原圍城中具見張孝純王稟等設此而礮無所施朝廷反以為迂不肯試一為之蓋不知吳越將孫琰守蘇州城嘗用此拒礮而淮南不能攻時號為孫百計也

崇寧四年中書奉行御筆時蔡京欲行其私意恐三省臺諌多有駁難故請直以御筆付有司其或阻格則以違制罪之自是中外事無大小惟其意之所欲不復敢有異議者祖宗以來凡軍國大事三省樞密院議定面

奏畫旨差除官吏宰相以熟狀進入畫可始下中書造
命下審讀或有未當中書則舍人封繳之門下則給事
封駁之尚書方得奉行猶恐未愜與議則又許侍從論
思臺諫奏劾自御筆既行三省臺諫官無所舉職但摘
紙尾書姓名而已大觀中吳執中子權爲御史上言乞
遵祖宗成憲不許直牒差官及論輕賜予以蠧邦用捐
爵禄以市私恩等事蔡京以少保致仕何給事昌言封
駁麻制乞以罪狀宣布四方時人以爲盛事

何忠孺昌言新淦人紹聖四年進士第一徽宗朝累遷為給事中張商英罷蔡京復用遂以散官出閒居十有餘年物論歸之淵聖即位復召用除兵部侍郎太子詹事未幾金人再犯京師二聖北狩太子諸王宰職侍從皆從而昌言逃匿太子宮溝中偶得不行張邦昌僭號因更其名及隆祐垂簾始欲復舊而人言已不可掩恚憤成疾而死

李仲謙大有新喻人靖康初為贛守京城戒嚴即調贛

卒勤王諸郡以承平之久士卒懵不知兵及當調發間有冠葛巾扶杖而行者觀者莫不竊笑惟韻卒獨勇鋭器械亦精明仲謙號令整肅師行秋毫無犯人謂仲謙既知兵而韻卒亦閑習紀律度必可用及至京師亦無及矣仲謙紹興初嘗立朝即上書言兵事以為用兵當有機有權明於此而后可以决勝光堯皇帝覽之大喜即降付中書時趙元鎮丞相當國一日奏事畢上謂丞相曰李大有書涉兵機故不欲付外看詳昔張齊賢上

取河東之策太祖裂其奏擲之於地及左右既退乃取其奏歸以授太宗曰他日取河東當用齊賢策太宗後平河東用齊賢為相二祖況幾先物朕當以為法觀聖語如此則將大用之矣未幾而歿終於檢正

紹興戊午冬奉使王倫與金使來和欲天子受偽詔國論未定朝士無敢言者胡邦衡銓時為樞密院編修官上書請羈留金使斬主議者之首以謝天下語大憤直上怒其訐將褫官竄昭州時御史中丞鄭剛中諫議大

夫李誼吏部尚書晏敦復户部侍郎李彌遜向子諲禮部侍郎曾開張九成入對便坐引救甚力時丞相秦檜參政孫近亦迫于公論請從臺諫侍從議謫廣州監鹽倉御史再以為言乃以為福州簽判云

胡邦衡自福唐貶新州王民瞻以詩送之有曰百辟動容觀奏牘幾人回首愧朝班又曰癡兒不了公家事男子要為天下奇民瞻安福人名庭珪登科嘗為茶陵縣丞累年不調居鄉里以詩名家二詩既傳或以為訕由

是亦坐謫辰州邦衡在新州偶有萬古嗟無盡千生笑有窮之句新守亦訐其詩云無盡指宰相張天覺在儋耳其後邦衡還朝嘗以詩人薦民瞻凡再名見初除國子監簿後除直敷文閣終於家

禪家合衆而不譁無怒而有制執事者不辭其勞居安者不愧其逸入其門升其堂整整截截動有條理明道先生嘗見其會食因歎以為得三代之禮樂吾人族姻並居同室未必如其衆多而不能若是之整肅者往往

女子童稺實始之此禪家所以屏妻絕子也

盧文紀與崔恊不平恊子舉進士文紀謂知貢舉王延曰吾嘗譽子于朝令子歷仕當求實効無取虛名昔越人善泅其子方晬其母浮之水上人怪之對曰其父善泅其子必能之若是可乎延退而笑曰盧公之言謂崔恊也恨其父遂及其子也明年選恊子頎甲科人以為公舉異時公卿有以子孫魁天下者其父祖蓋自謂善泅者也使延為主司吾知其與選頎者反矣

予嘗傳登瀛圖本規模布置氣象曠雅每思創始者必
非俗筆人有石本皆書名氏後有李丞相伯紀贊跋乃
欽廟在東宮得閻立本此畫親爲題識以賜詹事李詩
二本絶不同嘗見鄭昺彥明所賦長句云閻公十八學
士圖當時妙筆分錙銖惜哉名姓不題别但可以意推
形模十二匹馬一匹驢五士無馬應直廬五鞍施猋乃
禁從長孫房杜王魏徒一人醉起小史扶一人欠伸若
挽弧一人觀鵝憑欄立一人運筆無乃虞樹下樂工鳴

瑟竽八士環列按四隅笑談散漫若飲徹盤盂杯勺一
物無坐中題筆清而癯似是率更閒論書其中一着道
士服又一道士倚枯株三人傍樹各相語一人繫帶行
徐徐後有一人豐而鬍獨吟芭蕉立踟躕一時登瀛客
若是貞觀治効真不誣書林我曾昔曳裾三局朊脫幾
百儒雄文大筆亦何有餐錢但日糜公厨邦家治亂一
無補正論出口遭非辜時危玉石一焚掃覽畫思古為
嗟吁孜其所序列意鄭必為畫本賦之然長孫王魏元

不在其中不知鄭詩何為及之耶按翰林盛事記開元中張燕公等十八人為集賢學士於東都含象亭圖寫其貌意二本必居其一而後人皆以為貞觀學士耳

令人製陶硯惟武昌萬道人所製以為極精余初未信也廬陵有劉生者自言傳萬之法然最工者不能十年輙敗至有三五年遂刓泐不可用者余頃因歉歲有野人持一風字樣求售易以斗米滌濯視之亦陶硯也其底有萬字篆文意其為萬所製用之今餘三十年受墨

如初雖高要歙溪之佳石不是過也聞武昌今尚有製者乃萬之後

里中士人胡卓明父祖好棋挾此藝者日至其母夜臥忽驚起問其故云夢吞一枯棋也初意日所嘗見是以形於夢寐已而生卓明年至七八歲厥祖與客對奕而敗卓明忽從傍指曰公公誤此一着耳其祖敗而不平怒謂曰小子何知推局付之卓明布數着果勝厥祖大驚因與對棊其布置初若無法度既合則皆是數日間

邊能與厥祖為敵迨十餘歲遂以碁名四方之挾藝者纔爭先耳往歲有客以碁求見朋友因共招卓明與較之卓明連勝客曰胡秀才野戰自得而某以教習不離規模是以不勝

凡學書當先學偏旁上下左右與其近似者皆不相遠熟一偏旁則數十字易作矣凡作字宜和墨調筆使毫墨相受燥潤適宜厚墨則藏鋒紙平身正腕定指固則結字有準矣

廬山王元甫有詩名隱居山中不與士大夫相接東坡自嶺南歸過九江因道士胡洞微欲求見之元甫辭曰吾不見士大夫五十年矣不用復從賓贊辛為我謝之東坡歎賞而退

劉尚書美中嘗夜夢與一方士談禪往復辨論宗乘中事甚詳因問之曰仙家亦談佛耶方士曰仙佛雖二理豈有二哉美中既悟頗異其事遂紀之以詩云北風吹雲肅天宇蕙帳寒生月當户頹然就枕睡思濃夢魂悠

悠迷處所仙居勝士肯見臨促席從容款陪語自言本事清靈君學佛求仙兩無阻雲軿白日降瑶空天衣飄飄就輕舉方諸宫深雲海濶金碧禪房隔烟雨與君粗有香火緣聊復東來相勞苦方游崑閬還無期君住世間須善為塵勞足厭何足厭等是實相夫何疑前身似是塵外人端為世緣縻此身重閻妙語發深省苦更離塵佛亦塵方平羽節何時來道宫佛殿隨塵埃未須苦說揚塵事東海波聲政似雷美中以為詩中皆紀其問

答之語故盡録之

董體仁之祖名宸生前嘗自卜地以為壽藏既死而其子易之將窆扶護適過其地柩忽重不可舉子始驚異因欲就葬掘地丈餘忽遇大石其上有宸字乃其名也人益信其不偶

獨醒雜志卷八

欽定四庫全書

獨醒雜志卷九

宋　曽敏行　撰

建炎末吕丞相頥浩以勤王復辟之功進登相位嘗在中書怒一堂吏命去其巾幘吏對祖宗以來宰相無去堂吏巾幘法公曰去堂吏巾幘當自我始吏不能對苗劉之變張魏公自平江興兵討賊二人懼甚朱丞相勝非因説之曰兵至則不必戰戰而不勝則汝危矣不若先請復辟以贖罪故魏公兵及境而復辟初魏公之

起兵也先遣士人馮轓入奏因以好詞諭二人欲緩其謀轓與二人之幕客馬枀吉相善因令宿于枀吉之所以覘軍情轓至而事略定勝非因奏補轓京官除郎中其後乃謂人曰轓蜀人德遠遣之來不過欲成就之耳似未知魏公之意也

紹興講解既成上自執政大臣下至臺諫侍從以為非是者稍稍引去於是登顯位據要途者皆阿附時宰以為悅外之監司郡守或傾陷正人以希進流人遂客之

落南者其迹益危潮守則劾奏趙丞相湖南帥則陰中張魏公儋耳則睥睨李大參舂陵則誣治王樞密其他紛紛者不可勝數

蔡元長為相日置講議司官吏數百人俸給優異費用不貲一日集僚屬會議因留飲命作蟹黃饅頭飲罷吏略計其費饅頭一味為錢一千三百餘緡又嘗有客集其家酒酣京顧庫吏曰取江西官員所送鹹豉來吏以十瓶進客分食之乃黃雀肫也元長問尚有幾何吏對

以猶餘八十有奇

龍德宫出幸童貫自太原竄歸時廷議欲請淵聖親征命貫留守貫聞之心不自安乃將勝捷軍三千餘人追從龍德之駕繼而朝廷論貫不告而逃及首禍罪惡請誅之而貫在外領兵以扈從為名恐復生事遂詔聶山為江淮發運使密圖其事山既陛辭將出國門左丞李綱言於上曰貫之罪惡雖已著明然今在上皇左右挍亂不可不忌器若欲誅斥明出一詔書足矣何用詭秘

如此上深然之遂貶貫池陽繼有嶺南之命

范公宗尹廷對訐直人所難言紹興以來鄙夫賤隸猶能誦之淵聖在東宫時知其名及即位遂以兵部侍郎召宗尹既立朝首論崇寧以來上下欺罔復論蔡京童貫朱勔等罪惡物望大聳及金人犯闕耿南仲主和議宗尹力附其說時廷臣有進言金不可和者宗尹在殿上厲聲叱曰朝廷大論已定小臣不敢有異論議者始非之建炎中宗尹以盛年執政裂江北之地或五七郡

武三四郡使數大將鎮撫之又於沿江易置帥藩創立安撫大使但約每帥相去七百里不問形勢如何雖池州僻陋小邦亦置江東大帥其後李成以蘄黄舒光四州叛乃鎮撫之人也

余居之西背驛道有地曰金牛驛意古之郵亭也驛傍有長沙王墓遠望如丘阜故老相傳曰此漢長沙王墓也長沙王在漢固多特未知其為誰余游贛聞有金精山者始因吳芮將兵征南越尉陀聞此山有美女鑿石

求之遂通山路或者吳芮嘗至江西而史不及也此墓恐芮軍所營爾建炎叛卒嘗發之斵地尋丈見石槨皆錮以鐵卒不能啟其下有飲酒湖地窪以深可坐百人俗傳為奠醑成池若非軍旅中恐不能如是也

北苑産茶有四十六所廣袤三十餘里分内外園江南李氏初置使本朝丁晉公行漕事始製龍鳳團以進然歲不過四十餅慶歷中蔡端明為漕復有增益元豐中神宗有旨造密雲龍其品又高于小龍團今歲貢三等

十有二綑四萬九千餘銙

贛之雩都尉廳後舊有濯嬰廟臨其池上廟毀往往瓴甓墮池中歳年不可計矣因刀鑷工取半瓦為礪石人見而異之遂求其瓦為硯於是有濯瓦之名求者既多今罕得全瓦好事者以銅雀瓦不復有亦謾畜之

南粤俗尚蠱毒詛咒可以殺人亦可以救人以之殺人而不中者或至自斃往有客游南中暑行憩林下見一青蛇長二尺許戲以杖擊之蛇即逝去客旋覺體中不

佳夜宿于逆旅主人怪問曰君何從有毒氣在面也客惘然不能對主人曰試語今日所見客告之故主人曰是所謂報寃蛇人有觸之不遠百里襲跡而至必噬人之心乃已此蛇今夕當至客懼求救主人許諾即出龕中所供一竹筒祝之以授客曰不必省第寘枕旁邊通夕張燈尸寢以俟聞聲即啟之客如戒夜分有聲在屋瓦間俄有物墮几上筒中亦窣窣響應舉之乃蜈蚣長尺許盤跚而出遶客之身三匝徑至几上有頃復歸筒

中客即覺體力醒然逮旦視之則前所見蛇斃焉客始信主人之不妄重謝而去又一客亦以暮夜投宿舍翁與其子睥睨客所携客疑之乃物色翁所為覘見其父子出獼猴繪像禱之甚謹乃戒僕終夕不寐伏劔以伺已乃推戶而入者即一獼猴人身而長揮劔逐之逡巡失去有頃聞哭聲則舍翁之子死矣

陳忠肅公居南康日一夕忽夢中得六言絶句云靜坐一川煙雨未辨雷音起處夜深風作輕寒清曉月明歸

去既覺語其子弟且令記之次年徙居山陽見歷日於壁間忽點頭曰此其時矣以筆點清明日曰是日佳也人莫知何謂乃以其年清明日卒

劉寬夫倜丞相沆之孫也崇觀中為次對靖炎間廢罷嘗得旨敘復秘閣修撰臣僚論列以為其所歷差遣則為大晟府按協聲律及提舉道籙院管幹文字其所轉官則緣按樂精熟及修道籙院與管幹明節皇后園陵其所賜帶則因撰祥應記其所被譴則以臣僚論其交

結附會寛夫由是終身不復職名

宣和甲辰廷試進士以氣數為問周表卿執羔素通此學對策極該博自謂當魁多士或告之沈元用從貂璫假籌布筭而後答問表卿驚曰果爾吾當少遜之矣然亦不在他人下也翌日臚唱元用居第一表卿次之

泗州浮屠下有僧伽像徽宗時改僧為徳士僧皆頂冠泗州太守亦令以冠加於像上忽天地晦冥風雨驟至冠裂為兩飛墜于門外舉城驚怖莫知所為守遽詣拜

曰僧伽有神吾不敢强遂止

徽宗時邊事大興程鄰于西廣置隆兌二州又置大觀州湖北又置靖州建官分職與内地等費不可勝計靖州初無賦入歲于湖廣撥錢七八萬以養官兵有損無益紹興中朱子發内翰嘗奏欲廢為一縣以禦邊徼上頗許之且曰前朝開拓土疆似此等處尤為無益首議之臣深為可罪既而事亦寢而不行鄉人李秀實嘗守是郡為余言州雖無益于朝廷然屯駐重兵非假之事

權則不足以鎮撫倘併歸辰沅一州而置軍使則亦足矣

維揚后土廟有花潔白而香號為瓊花宣和間起花石綱因取至御苑數年不花乃杖之遣還具地花開如故是殆風氣土地使然抑果有神司之耶

東安一士人善畫作鼠一軸獻之邑令令初不知愛謾懸於壁旦而過之軸必墜地屢懸屢墜令恠之黎明物色軸在地而猫蹲其傍逮舉軸則跟蹡逐之以試羣猫

莫不然者於是始知其畫為逼真其作八景圖亦殊有幽致如洞庭秋月則不見月江天莫雪則不見雪第狀其清朗苦寒之態耳若瀟湘夜雨尤難形容常畫者至作行人張蓋以別之渠但作漁舟吹火於津渡以火明髣髴有見則危亭在岸連檣在步耳瀟湘舊有故人亭往來艤舟其下故藉此以見也米元章謂八景圖為宋迪得意之筆意其如此

吉水玄潭觀臨大江上江中有旋渦相傳云有舟没於

此久而不見蹤跡乃出於豫章吳成山下以為江有別道由旋渦而入晉朝有蛟為害嘗出沒渦中許旌陽捕逐至其處旁有巨石裂而為二其痕如削云是旌陽試劍石且云旌陽鑄鐵作蓋覆渦上令水泛時其渦乃見

大觀四年張天覺商英為相蔡元長致仕時忽有偽詔傳布天下其間謂元長公行狡詐行跡謟諛復云今後州縣有蔡京蹤跡盡皆削除有蔡京朋黨悉皆貶削陳州守臣以聞朝廷詔諸路以五千為賞捕撰造者其罪

不以赦原竟不能獲

張懷素吳儲吳侔等謀反事覺中外縉紳多與交結而蔡元長與儲侔之父安詩為僚壻故元長父子與懷素書問往來尤密懼其根株牽連罪且相及遂諷中丞余深知開封府林攄曰若能使不見累他日當有以報深等會其意翌日索中外所與懷素儲侔往來書札置案上問獄吏曰此何文也對曰與懷素等交通之書也深詬曰懷素等罪狀明白人與往來書問不過通寒暄耳

豈盡從之仄也存之徒增案牘今悉焚之事遂不及蔡氏因之而幸免者甚衆未幾擄遷中書侍郎深左丞何執中居相位時京師童謡曰殺了種蒿割了蔡吃了羔兒荷葉在說者謂指童貫蔡京高俅三人及執中也崇寧二年鑄大錢蔡元長建議俾為折十民間不便之優人因内晏為賣漿者或投一大錢飲一杯而索償具餘賣漿者對以方出市未有錢可更飲漿乃連飲至於五六其人鼓腹曰使相公改作折百錢奈何上為之動

法由是改又大農告乏之時有獻廩俸減半之議優人乃為衣冠之士自冠帶衣裾被身之物輙除其半衆怪而問之則曰減半已而兩足共穿半袴躄而來前復問之則又曰減半問者乃長歎曰但知減半豈料難行語傳禁中亦遂罷議躄卑盈切一足行也

童貫竄嶺南言者謂貫姦凶不宜置之遠地且其誤國之罪當正典刑淵聖以為然乃命監察御史張澂乘驛斬之既出國門復得御札三字速密全即晝夜兼行追

至南安驛舍斬之函首京師梟於東市
邵武人黄南强字應南與先君俱調官都下傾蓋定交時仲兄侍側應南與先君齊年一日謂先君曰初意二君爲兄弟不敢以爲父子也君有子如此而吾方娶不已晚乎先君後數年棄諸孤又十餘年而應南來守廬陵求訪先君則宰木以拱矣應南晚得子而康强壽考及見其成人因知人患無壽不患無子也應南當官持廉所至見稱云

車戰之法既不盡傳於後世兵車之制亦不復見于南方在春秋時申公巫臣奔吳教之乘車教之射御則江之南亦可用矣江鄉有一等車隻輪兩臂以一人推之隨所欲運別以竹為籠載兩傍束之以繩幾能勝三人之力登高度險亦覺穩捷雖羊腸之路可行余謂兵家可倣其制而造之行以運糧止以衛陣戰以拒馬若鑿池築城非倉卒可辦得此車周遭連比則人馬皆不能越或進或退惟我所用名之曰活城

柳公度云不以氣海熱生物煖冷物時號善養生者余異時數蹈之未知悔也年踰五十老形具見因誦少陵詩云衰年關膈冷味煖併無憂特書坐間以自警

三孔之先本田家翁嘗步行入巖谷間少憩覺和氣燠然心甚愛之已而忘歸迨暮家人尋至其地問故翁曰我覺此山中氣暖與他處異若我死當葬于此踰年而沒其家從其言後遂生司封君再世而生經甫伯仲其地今在新淦縣之西岡

江西人遇元夕多以人靜時微行聽人言語以占一歲之所爲通塞新𥙷李仲譙爲舉子時是夕行于溪上見漁者炬火捕魚其一連呼曰裹大有裹大有仲譙聞而異之具年秋試更名大有遂中選

劉殿院次莊長沙人自幼喜書嘗寓於新淦所居民屋牆壁窗戸題寫殆遍臨江郡庠有法帖十卷釋以小楷他法帖之所無也所善毛公弼何君表皆里中先達雨家碑誌多其所書者

獨醒雜志卷九

欽定四庫全書

獨醒雜志卷十

宋 曾敏行 撰

近年大魁多齊年木待問趙汝愚皆生于庚申鄭僑黄定皆生于癸丑王佐蕭國梁皆生于丙午沈晦李易皆生于甲子推而上之吕蒙正馮京皆生於甲寅蔡嶷何昌言皆生于丁未徐奭梁固皆生於乙酉王曾張師德皆生於戊寅吕溱楊寘皆生於甲寅賈黯鄭獬皆生于壬戌彭汝礪許安世皆生于辛巳陳堯咨王整皆生于

庚午所傳其生庚者如此意其他尚有之

汪聖錫本名洋集英臚唱賜第御筆更名應辰或謂取王拱辰十八歲作大魁之義

贛之龍南安遠嵐瘴甚於嶺外龍南之北境有地曰安寧頭言自縣而北達此地則瘴霧解而人向安矣

歐公記至喜亭以為道泯江之險者至亭下而後喜皆謂入其地者垂於死亡出境乃免也

宣和四年朝廷信童貫蔡京之言欲招納北人因命涇

原經略招討使种公師道為河東河北陝西路宣撫司都統制王禀楊可世副之有旨令便道徑赴本司師道既至高陽見宣撫使童貫問出師之日因極論其不可曰前議某皆不敢與聞今此招納事恐不可以輕舉苟失便利誰執其咎貫曰都統不必多言貫來時面奉聖訓不得擅殺北人王師過界彼當簞食壺漿來迎又安用戰令特籍公威名以壓衆望耳遂作黃旗大書聖語立于軍中以誓衆督師道行甚亟師道不得已遂調軍

過界河師道未濟已有北人來迎敵我師既不敢與之交兵惟整陣避之而已楊可世與麾下皆重傷士卒死者甚衆復還界河之南北人隔河來問違背誓書師出何名師道遣其屬康隨具以河北宣師所申北人陳乞事答之衆譁然曰安得此事遂薄我軍箭發如雨師道于是遣康隨詣宣司告以北人之語且問進退之策宣司不知所為乃令移兵暫田北人追襲直至城下屬大風雨士卒驚走自此蹂踐兵甲填滿山谷知真定府沈

積中以其事聞於朝上怒甚遂罷師道兵柄責授右衛將軍致仕師道上表稱謝云總戎失律誤國宜誅厚恩寬垂盡之年薄責屈黜幽之典孤根有託危涕自零伏念四海名家南山舊俗讀皂囊之遺策知黃石之奇書妄意功名以傳門户荏苒星霜之五紀始終文武之兩途緩帶輕裘自愧以儒而為將高牙大纛人驚投老而得侯屬興六月之師仰奉萬全之策衆謂燕然之可勒共知頡利之就擒而臣智昧乘時才非應變筋力疲於

衰殘之後聰明耗於昏瞀之餘頓成不武之資乃有罔
功之實何止敗乎國事蓋有玷乎祖風深念平生大負
今日豈意至仁之度不加既耄之刑俾上節旄亟歸田
里乾坤施大螻蟻命輕皇帝陛下睿智有臨神武不殺
得駕馭英雄之要道明制服強敵之大方察臣臨敵失謀
不出求全之過計念臣守邊積歲嘗收可錄之微勞許
免竄投獲安閒散臣敢不揣赤心而自誓擢白髮以數
愆煙閣圖形既已乖於素望灞陵射獵將遂畢於餘生

岳公飛微時嘗於長安道中遇一相者曰舒翁飛時貧甚翁熟視之曰子異日當貴顯總重兵然死非其命飛曰何謂也翁曰第識之子猪精也猪碩大而必受害子貴顯則睥睨者衆矣飛靖炎間起偏裨爲大將位至三孤竟爲讒邪所害

建炎初里中有狂者自稱爲毛道人往來諸大姓家人不以爲甚異一日江漲不解衣而涉未登岸人疑其溺既濟衣裾皆不濡人始異之嘗館於馬田胡氏夜半忽

舉火焚其門主人驚救毛升屋大笑衆怒以戈逐之不見所在有頃乃聞且聲在米斛中欲啟鑰毆之賴救獲免明早遂顛之他於其門上書字曰胡某九十其人未幾而卒毛莫知所終王司實錄以為隱於山中云

路真官為兒童時有一道人謂曰能辦二十千來用當授子以一術路信之然尚為兒童累時營求然後能具道人者持錢去數日邀路往一屋迴閣中有油與蜜數甕令食之久而後盡大瀉血穢幾死乃刻符印及授以

文書治鬼之法具父知之則盡舉其符印文書藏去尋
又得之父意其竊取詰責對曰非竊也不知又何從來
耳其父怒破其符印焚其文書有頃符印文書復具父
乃知其有異不復禁其所為路能作太陽丹置蒸餅麵
果粒於掌望太陽噓呵挼而成丹其色微紅以授病者
服之良愈崇觀間有宮婢病狂邪如有所憑名路入禁
中令作丹而不能成左右詳曰不曽帶得廂王家藥料
來耳蓋京師廂王家賣臙脂也路曰適被名迫促而來

神氣不定故丹不成乞賜盥漱再造有旨賜之已而丹成以授病者下嚥而愈路之捕治鬼物其術甚神人多能言之具子孫嘗為人言其得術之初如此

里中有富家翁喜啖鼈其家廝役爭求供之一日有莊氓餽巨鼈翁喜亟付之庖庖人解其甲則見肉理盤旋與常鼈殊不類亟以告翁呼餽者詰之對曰前三日過溪上見一蛇於草間吐吞涎沫蟠縮不動後再過之不復見蛇而鼈殆蛇之變尚新甲雖鼈而身尚蛇也翁自

是不復食鼈又道士傳得一言兒時捕魚溪中嘗獲一鱖而尾有二足細視之則老蟇也由是知老蟇亦能變而為魚今思老蟇與鱖魚之形亦相肖世常言蛇化為龍不知亦有化鼈者經云雀化為蛤而不知蟇或變為魚也

禪僧問話語幾於俳嘗記一禪寺每主僧開堂輒為一俗官所窘後遇易僧必先致賂乃始委折聽服蓋傍觀者以其人之應酬卜主僧之能否也他日又易僧左右

復以為請僧曰是何能為至則語我明日果來僧望見之遽曰衣冠濟濟儀貌鏘鏘彼何人斯其人已恥為僧發其故習乃袖出一白石問曰請獻藥石僧應曰吾年耄矣齒牙動揺不能進是煩賢細磨將來觀者大笑其人愧服又一僧本屠家子既為僧頗以禪學自負客欲折之伺其升堂教其徒往問曰賣肉牀頭也有禪其僧就答云精底斫二斤來問者初未授教下句倉猝無言乃笑謂僧曰汝欲喫耶聞者絶倒

含法之後諸州解額多未復其舊廬陵解六十八名至紹興癸酉其數亦未足時鄭少卿作肅為守既折號書榜畢謂考官曰解額未盡復諸公尚有試卷可取者否曰有遂再取一名以足其數諸試官因將所留卷擇之添取一名乃劉廷雋廷雋遂擢第

維揚有石塔院者特以塔之制作精妙得名龍德幸維揚時嘗欲往觀先遣人排辦供奉諸璫環視之嘆賞曰京師無此制作有一僧從傍厲聲曰何不取充花石綱

衆愕然龍德聞之遂罷幸
朱覗本一巨商與其父殺人抵罪以賄得免死因遁跡
入京師交結童蔡援引得官以至通顯欲假事歸以報
復仇怨先搜奇石異卉以獻探知上意因說曰東南富
有此物可訪求之受旨而出即以御前供奉為名多破
官舟強占民船往來商販於淮浙間凡官吏居民舊有
睚眦之怨者無不生事害之或以藏匿花石破家越州
有大姓家有數石覗求之不得即遣兵卒徹其屋廬而

取之惠山有栢數株在人家墳墓畔覬令掘之欲盡其根遂及棺槨若是之類不可勝數故陳朝老以為東南之人欲食其肉

蔡京諸孫生長膏粱不知稼穡一日京戲問之曰汝曹日喫飯試為我言米從何處出其一人遽對曰從臼子裏出京大笑其一從旁應曰不是我見在席子裏出蓋京師運米以席囊盛之故云

陳忠肅公在宣政間嘗大書杜少陵哀江頭一詩人莫

有知其意者蓋公明於數學逆知國家靖康之變而不欲言之耳

初王履道安中學東坡書後仕於崇觀宣政間頗更少習南渡以來復還其舊嘗見其晚年所書真得東坡筆法者

東湖先生嘗會棋於湖山堂食罷偃息倏起疾言曰予作詩數十矣適於牀頭得少陵集閱之忽有所見原來詩如此作遂有不知何處雨已覺此間涼之句自是皆

平易自然之妙人不能學

少陵古詩有歌行吟歎之異名每與能詩者求其別訖未嘗犂然當於心也嘗觀宋之樂志以為詩之流有八曰行曰引曰歌曰謠曰吟曰詠曰怨曰歎少陵具必有所祖述矣世豈無能別之者恨余之未遇也

舊聞京師一知數者將死謂其妻與子曰我死之後汝母子必大窮困無以自活然無輕鬻此屋某年某月某日雨作可候於門有避雨者至可迎拜之求哀當有所

濟其人既死妻子果不能自立欲貸其居者屢矣念其父死時之言遷延曁期亦既雨作母子候門有客亦至如所教迎拜懇祈之其人始不答其請徐詰其所以具道父言乃笑謂曰汝父之術亦異矣指示其東箱下俾劚地求之得銀數百兩惜不傳二人之姓氏也

秦丞相與翟參政汝文同在政府一日於都堂議事不合秦據案叱翟曰狂生翟亦應聲罵曰濁氣二公大不相洽翟怒一堂吏面奏乞究治其不法秦欲以此逐之

遂前奏曰翟某擅以私意治吏事傷國體不可施行翟因力陳其故且乞罷政退復上疏以為秦檜私立黨與讒害善良臣若不早乞田避必為睚眦中傷疏猶留中而臺章遽言翟與宰相不協因防秋託事求去汝文遂罷政依舊致仕

里諺有張果老撑鐵船之語以為難遇不可復見也鄉人楊元臯為舉子時嘗夢人告之曰子欲及第除是撞着張果老撑鐵船元臯心甚疑之紹興初以鄉舉就吉

州類試一禪刹為試院元皐試畢忽回顧壁間有畫一老人撑船旁題云此張果老撑鐵船處元喜以為符夢中之言榜揭吉州之士中者六七人元皐預其一元皐名邁

董體仁參政少時鄉舉對策其篇首曰聖人序卦噬嗑之後繼之以賁習坎之後繼之以離噬嗑者有物為間之象也習坎者秉時履隂之象也為我之間者不可以不去既已去矣用文之時也故賁之彖曰觀乎人文以

化成天下為我之險者不可以不除既已除矣用明之
時也故離之彖曰重明以麗乎正乃化成天下其說云
云後遂為舉首晚年就乙丑特奏名廷試復用其說策
入四等補文學出官繼獲漕舉復試禮部合格廷試仍
以此策為對時聖策以漢光武為問體仁申其說曰光
武取諸新室則去間除險之時也人恢一代之規模則
觀文重明之時也遂為天下第一後數年登朝籍兼崇
政殿說書講易卦偶至噬嗑體仁仍用去間觀文之說

甚稱上意秦丞相人器重之自御史一再遷遂參知政事

廬陵商人彭氏子市於五羊折閱不能歸偶知舊以船舟浮海邀彭與俱彭適有數千錢謾以市石蜜發舟彌日小憩島嶼舟人冒驟暑多酌水以飲彭特發奩出蜜遍授飲水者忽有蜑丁十數躍出海波間引手若有求彭謾以蜜覆其掌皆欣然舐之探懷出珠貝為答彭因出蜜縱嗜羣蜑屬饜報謝不一得珠貝盈斗又某氏忘

其姓亦隨舶舟至蕃部偶攜陶甆犬雞提孩之屬皆小兒戲具者登市羣兒爭買一兒出珠相與貿易色徑與常珠不類亦謾取之初不知其珍也舶既歸忽然風霧晝晦雷霆轟吼波濤洶湧覆溺之變在頃刻主船者曰吾老於遵海未嘗遇此變是必同舟有異物宜速棄以厭之相與詰其所有往往皆常物某氏曰吾昨珠差異其或是也急啟篋視之光彩眩目投之於波間隱隱見虬龍攫拏以去須臾變息暨舶止主者諭其衆曰某氏

若秘所藏吾曹皆葬魚腹矣更生之恵不可忘客各稱所携以謝之於是舶之凡貨皆獲焉

獨醒雜志卷十